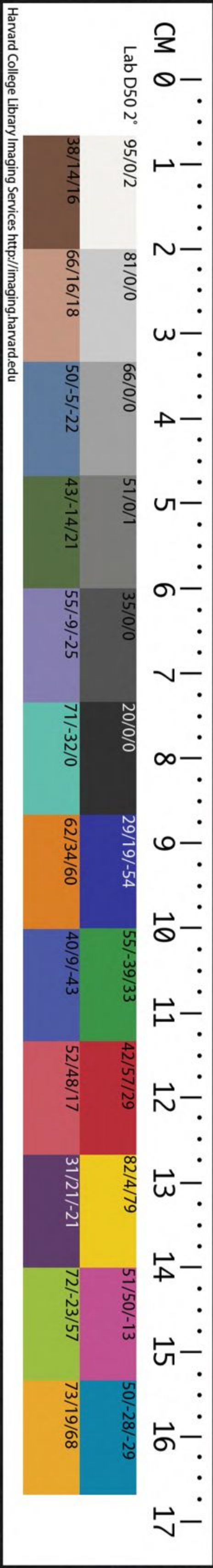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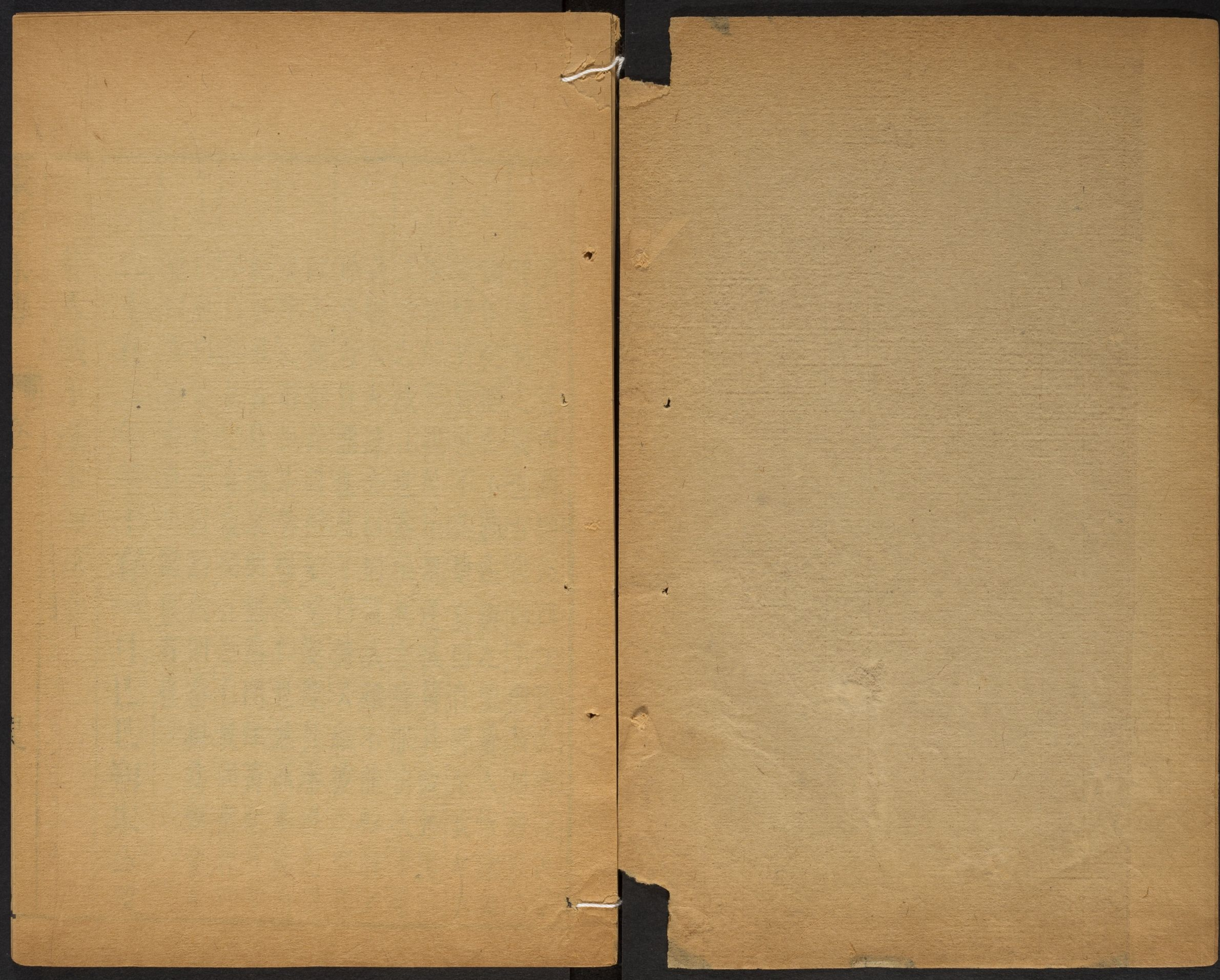


2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5 1988

102 / 4037





貫之會管仲謂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貢曰白郢至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於是楚遂滅黃其後楚復滅江楚之滅江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中心憚但是秦穆之仁也然而秦穆債師於殺黃鳥興哀則無爲閔江黃也君子不以黃鳥之哀廢閔江之仁故同患者可以慮同盟者可以勸然則秦穆爲動衆者與曰秦穆無意於動衆者也

公僖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

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已巳之朔何也正戊申之朔也正戊申之朔何先是七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未五六鷓退飛過宋都君子知宋之衰也而襄公必以是旌殷襄公已辱於孟而又為泚之戰司馬固曰天之棄殷久矣君將與之如何於是戰於泚宋既成外楚人未濟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門官熾艾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門官熾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如公羊子曰臨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王之戰不過此也夫文王有以名易敗者乎亦憐怛之仁也而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用人於雖社何也故宋公者所謂不殺身之仁也夫仁有不殺身者乎吳子之伐齊也齊人為之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曰安有伐人之國而使人殺其君以

悅吾師者乎遂引師而去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頃公歸弔苑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景公聞之曰噫柰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諸侯皆反其所侵地楚子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司馬子及乘堙而窺宋宋華元亦見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子反曰勉之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揖而去之反于楚子楚子曰曷為爾之情也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乎遂與楚子歸鄢陵之戰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部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三肅使

者而退此二君二臣者皆率法而強之以  
爲有志於仁也而皆不歿其身故終身之  
仁亦爲難能也夫終身之仁其管仲晏嬰  
范文子叔孫昭子乎  
然則晉文之仁不及齊桓趙衰之仁不及  
管仲而晉霸七世齊霸一世幾於不葬何  
也曰天下之可以世濟者其唯下賢乎易  
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佑之吉  
無不利以管仲之才也爲游士八十人周  
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無有不至者而  
獨有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數人又與  
易牙豎刁公子開方之倫雜進而其治管  
仲既死隰朋繼之曾不數年國虛無人桓  
公管仲經營之業各止其身甯隰賓鮑亦  
皆不紹其一世而衰宜也晉文公之出也  
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它謂之三  
二及其入也五軍之帥皆有明德藥枝貞  
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狐毛老成先且居

英少箕鄭胥嬰先都皆有令聞諸姬之良  
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胥藉狐箕  
藥部栢先羊舌董韓此十一族者各舉其  
職亦皆數世未艾也是以襄靈景成厲悼  
至於平昭八世五霸抗於天子震於天下  
夫以趙衰之才不及管仲而三讓五臣施  
及紮世以推能爲事讓善爲功管仲所薦  
甯隰區區未及胥材五分之一也故才猶  
棟也豫少不均大屢乃傾仁人之功莫大  
於薦賢德莫大於薦賢勇莫大於薦賢知  
莫大於薦賢趙衰三讓而子孫食之二十  
餘世繇卿而侯繇侯而王故曰好善者王  
不好善者亡管仲歿身而趙衰詒燕齊晉  
之事亦視之二子也  
然則晏嬰子產亦可謂仁乎曰晏嬰之於  
子產亦猶管仲之於趙衰也以齊國之大  
不得一士國高藥鮑皆爲隱民食於陳氏  
晏子景公仰屋而歎猶饋淫樂以間聖治

沒身之後從於平州可謂幸矣鄭雖不大而子皮子羽子太叔相繼為政七穆之後皆用其良子產率之以從稼穡如農有畔間於晉楚春秋而後又百二十年乃併於韓故鄭之視齊猶文之視桓而子產之視晏嬰猶趙衰之視管仲也

然則夫子談管仲子產而不談趙衰何也曰春秋進桓公則不得進管仲進文公則不得進趙衰管仲之仁及於天下驟盛而秋喜仁人而惡篡國故舉管仲子產而不舉趙衰然則管仲之棄子糾子產之戮公孫黑可謂仁乎是子路渾罕之所嘗譏也曰子路渾罕則未知仁也仁有量義有度不遠其度以得其數當子誓之將亂也妾作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此時不誅子誓則諸大夫構既政移於大夫而亂生於公侯故子產乘遽數其罪而不以為

虐無知之禍齊將斬子糾小白皆未成君召忽可以死子糾管仲亦可以事小白必管仲與召忽皆死者猶徒費之死於門孟陽之死於床也故仁之為數因其長短大小而以義度之也管仲之治齊別其軌里連鄉以寄軍政損二千五百人以為一軍子產之治鄭正其都鄙浚其溝洫以別章服益十六井之乘以為丘賦管仲用大國損其實以益其聲子產用小國損其聲以益其實其於仁義之數度各有取之也而子路渾罕欲以經常膠其繩尺故子產之言曰夫苟有利於社稷雖生死以之夫非管仲誰足以知此者乎

然則向戌叔向不近於仁者乎晉楚方爭陳鄭交敝向戌以子木趙孟之好欲合諸侯而弭其兵楚人裹甲而不以爭晉人從盟而不以怨齊有諱言而不得不從也是向戌之仁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

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  
 滅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  
 虐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  
 暴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  
 頗三言而除三惡興三利是叔向之仁也  
 然則向戌之仁不如子罕之仁叔向之仁  
 又不如祁奚之仁也向戌弭兵得免死之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威  
 而後和和而後能靖其國家無威則驕驕  
 則亂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誰能去兵兵  
 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  
 之繇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  
 諸侯罪莫大焉削而投之向戌辭邑遂謝  
 子罕也故向戌沒身而子罕數世不與於  
 亂是向戌之仁不如子罕之仁也范宣子  
 滅欒氏羊舌虎及焉乃囚叔向樂王鮒欲  
 請之叔向弗應或咎之叔向曰樂王鮒從

君者也必也其初大夫乎於是晉侯問叔  
 向之罪於王鮒鮒曰不棄其親密有焉祁  
 奚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書云聖有謨訓  
 明徵定保叔向謀而鮮過惠訓不倦社稷  
 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而不免其身以棄  
 社稷不亦惑乎縣極而禹興管蔡為戮周  
 公勤王如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乃告  
 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叔向亦不謝祁  
 奚故叔向歿身而祁奚數世是叔向之仁  
 又不如祁奚之仁也仁有數義有長短大  
 小是之謂也  
 然則齊桓公之會江黃不救江黃可謂仁  
 乎晉文公之取陽原不服陽原可謂義乎  
 曰賈之盟江黃來會政在盟主如之何其  
 辭之楚氛既惡隣戒是虞勤師及遠一不  
 可再如之何其救之若夫倉葛一呼而完  
 樊仲之封三日疏軍而示原人之信雖過  
 王人未違錫命故曰勉於仁者之難也君

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知是之謂也王通曰君子遺其身然後能無私能無私然後能公天下夫公天下者蓋自漢文帝而後未之有也

勉俛章第十一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夫孳孳好仁者天下有之乎曰是固多有之也求於遠者無有焉其魏徵司馬光乎

魏徵簡而廉強而毅至死不忘納君於善司馬光直而溫寬而栗至死不忘求民之莫夫自春秋而降二子者其選也然則管仲趙衰于產晏嬰向戌子罕叔向祁奚不足以及於此乎曰古之成德今之未達者皆足以與於此也位高而志墜望極而慮顛年衰而不知短則不足以與於此也然則韓魏公之不知許司馬光何也曰司馬光范鎮同爭立儲建議已激魏公欲引之中和魏公之於司馬光猶房梁公之於魏徵也然則范希文亦許魏公平曰范魏之相違猶叔向之於于產也自春秋而下見此者少矣然則富鄭公之不許魏公何也曰范希文之與富鄭公猶渾罕之與叔向也夫自三代而下見諸君子者則亦鮮矣然則歐陽修之不許王通何也曰是未見王通者也叔孫豹晏嬰于產叔向未見季札則亦不許季札也然則季札之年九十餘矣



躬耕州來不預國政而帥師救陳何也曰  
陳固有虞之後也楚將滅之而晉不能救  
則季子帥師以救之故救陳者春秋之志  
非獨公子札之志也晉悼公之始霸也救  
陳不終春秋猶且是之而况於期願孳孳  
死而未已者乎

襄公五年冬戊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

有二月公至自陳

是晉悼公之伯也雞澤之會齊侯外盟吳  
子不至蔡人服楚許人從之陳以袁僑就  
會悼公曰是不可慢也乃以諸侯戍陳夫  
陳楚之已封者也而抗楚圍頓是得無罪  
乎曰楚之不得封陳猶其不得滅陳也齊  
以緣陵與杞楚自與衛而衛杞不得屬齊

齊不得有衛與杞則楚不得有陳與鄭故  
晉之戍陳救陳春秋之所是也然則鄭之  
會陳侯逃歸則無為貴戍且救矣曰春秋  
責大國而哀小國責大以為仁哀小以為  
恕中分之盟鄭再叛晉而再即楚春秋不  
書但書三伐鄭而已故恕小國而仁大國  
春秋之所勸也非獨諸侯有之蓋自七度  
人皆有之也王通曰處貧賤而不懣可以  
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游稱  
其信可以立功矣然則功者仁人所不諱  
乎曰處富貴而能功可以霸處貧賤而能  
功可以王功者仁義之考道也然則齊桓  
公七十而勤諸侯管仲七十而受下卿之  
服可謂孳孳者乎曰太公號叔八十而勤  
天下衛武公九十而儆於國至桓公管仲  
而衰矣安在其能孳孳也

僖公十年春秋滅温温子奔衛  
齊桓公三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齊桓公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狄侵鄭 齊桓公四十年

齊桓公為政四十三年而憚於伐狄何也  
 盟誓不及文王戰鬪不及桓公以為夷狄  
 侵陵勝之不武疲諸侯之師與狄十勝負  
 則已有所不為也然則伐山戎絕孤竹踰  
 令支何也曰是不假兵車者也桓公為政  
 欲不日而致諸侯不遣帥而平與國以為  
 文王之業也然而不能者知不給而學不  
 逮也非知不給而學不逮謂其道路遠而  
 羽翼少也會陽穀之年公猶未哀揚拒泉  
 臯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秦晉與  
 師而公不與焉夫使公當是時臨戎周執  
 子帶而討其亂秦晉必俛首而歸齊伊維  
 之戎必不敢肆公之令聞播於天下而公  
 不能者公不遣一帥不遣一矢欲以身勤

天下久而驟衰無先軫郤穀之徒為之奔  
 走先後而又急於淮徐之諸侯所謂道路  
 遠而羽翼少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其  
 齊桓公之謂乎

然則晉悼公為政不過十六年邢丘之會  
 已委政於大夫身歿不一年而溴梁之會  
 大夫擅盟君子猶且與之何也天子罷朝  
 而霸王稱會霸王尸會而權臣司盟積漸  
 使然勢不可反且使中國諸侯不奏京師  
 而日持血帛奔走於壇坫之下不如使諸  
 行人啣國之憲修辭飾聲相聽和平之為  
 愈也魏絳曰無德服民莫若勤勤近於力  
 行力行近仁邢丘之會雖有改命而三駕  
 五合未嘗不親夫使晉悼有桓公之年倦  
 勤未可知若猶是十六載者孳孳未已也  
 非悼公之能則亦趙武士魴魏絳祁奚張  
 老羊舌職之力也故身勤王事不用羣有  
 司而欲以單斃於道者亦管仲之知短也

襄公十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伐鄭 同盟于亳城北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

蕭魚

鄭患晉楚諸大夫欲從晉而又虞楚之爭也將致楚師以決所向乃再侵宋楚再伐

鄭鄭陽從楚也晉侯三駕而鄭卒歸晉楚不能爭故晉楚爭鄭自蕭魚而止也夫蕭

魚之會可當城濮乎曰城濮勤王蕭魚服鄭而已然則城濮之始亦為服衛非為勤

王也君子之為道患不能勤也諸侯能勤至於霸霸者能勤至於王晉悼能勤匹於

桓文桓文能勤匹於湯武翟泉之不及城濮淮徐之不及首止謂其不勤也然則舍

道德而論勲烈乎曰勲烈之始皆由道德也由之不已乃成君子然則魏絳士句亦

可為仁乎曰亦可為仁也蕭魚之會鄭人既服饋晉以歌鍾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

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

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愿君之

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

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樂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是魏絳之仁也亳北之盟鄭人在焉范宣子曰慎哉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為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駝亂同好惡弊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公先王七姓十一國之祖明神極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蓋自葵丘而後載書興辭未有若是之著者也是上句之仁也士句讓中軍而八卿皆讓魏絳戮楊干而國無亂行是可為強仁者矣惜乎其未忘賂也迨於平公之世而賄賂公行則蕭魚之金石狄人之虎豹有以導其始也故曰儻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是仁

人所有事也王通曰通於三才五常之道有不盡力者明神極之惜乎其言之侈也夫如魏絳士句勵其末路即不究於道德以為仲山甫可耳

德基章第十二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

易之小過曰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儉不如哀之情哀不如恭之文也

天下之可以寡過者其惟恭乎齊閭丘來  
 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  
 父疾景伯問之對曰咲吾子之太滿也昔  
 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  
 以邶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  
 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之傳恭猶不  
 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  
 子之戒吏人曰陷而恭其滿之甚也周恭  
 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  
 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也曰陷而後  
 恭道將何為故恭者儉與信之表也晏子  
 事齊靈莊景三世為相食不重肉妾不衣  
 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  
 危行有道順命無道衡命齊國之士待之  
 舉火者三百餘家猶且曰嬰豈能養人者  
 哉能食人者耳從君而趨受王而跪身為  
 大夫而治士喪曰士無生為大夫者是晏  
 子之恭也晏子非恭則無以成其儉故晏

子者齊之恭人也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  
 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曰子為魯上卿  
 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  
 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  
 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  
 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  
 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  
 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是季文子之恭也  
 季文子非恭則無以成其儉故季文子者  
 魯之恭人也士尹池為楚使覘於宋子罕  
 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西家之潦經其宮  
 尹池問曰何不夏之子罕曰南家輓工也  
 恃輓而食三世矣驟夏之無所從輓者必  
 失業西家高吾宮卑潦必經之何可禁也  
 陽門之介夫苑子罕哭之甚哀晉人之覘  
 宋者歸謂宋不可伐也詩曰凡民有喪匍  
 匐救之是子罕之恭也子罕非恭無以成  
 其信與哀故子罕者宋之恭人也王通曰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廉者常樂  
無求貪者常憂不足魏永爲龍門令下車  
而廣官舍通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  
是營不勤不儉難爲人上永遂止也易曰  
勞謙有終吉後之君子有與於此者乎曰  
儉與信可能也恭不可能也然則李沈王  
旦王曾不足以與於此乎曰沈儉而自尊  
曾儉而自貴旦恭而不終故曰仁則人人  
可能也取數多而寬曰恭則不可能也取  
數簡而嚴然則恭可以爲仁乎曰恭而禮  
禮而情則可以爲仁矣恭者仁之質也夫  
其質亡則已久矣質亡故失其所好

稱服章第十三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  
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

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  
耻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  
衣服以移之明及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  
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  
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  
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  
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  
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哀經則有哀色端  
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鶉

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服者仁之榮也仁存于中而服著於外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有者天也似者人也君子不愧其似之而畏其有之者中誠有之而外必好之人人失其所好故畏人者少而愧天者衆也子臧好鵲冠而戮其身于王為瓊弁而伎於神慶封之車美而逃於吳蔡侯之佩雋而繫於楚庚輿以好劍逐於烏存邾子以好潔敗於熾炭高享之歌詩不顛殺於灑藍率定之答賦不知而出於南里夫有車服之人失其所好者不可勝數也范武子辨散烝而作執秩之書孟獻子病相禮而志考父之鼎晏嬰以士服而執父喪管仲以下卿而承大饗是則君子之所貴也若夫易哀以卒嬪事南人定以適株林皮弁以對正卿趨風以謝敵

如眾處昧如顯無異人之容無愧人之辭粥粥乎無能也而利用為儀詩曰陽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所以制民壹行也今心如結兮是君子所以制民壹行也王通曰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好楊素謂王通曰所不能不善人以所不好王通曰甚矣古之衣裳冠履樸而非僂也王通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珮鏘如所以防其佚也故曰嚴然民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然則有其服而有其容有其德而有其辭此可能也有其辭而後之君子其亦與於此者乎曰唐能也後之君子其亦與於此者乎曰唐人好麗宋人好質唐之麗壯以淫宋之質弱以辨夫其言辭德行則亦循此也然則諸儒之服行不亦有制乎曰是貌言朋友之事也以是相示可以當教軍國異容朝

野異文夫非管仲子產不足以辨此也詩曰芄蘭之支童子佩鐃不遂不實而以支葉爲佩者亦君子之所深愧也

### 有事章第十四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于天子

此言夫天子郊則書王正月不郊則不書王正月也郊而致事于天子則必受朔於天子郊義曰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房郊因於新歲之祊聖人有以起之以其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

尊也以窳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先貴之義尊天之道所謂春王正月也又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孰敢廢郊者故在禮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何以明之春秋書春王正月則天子必郊諸侯供燔柴四望之事或再卜郊於春二月三月非禮也然春二月三月皆可以郊者子丑寅之異建三代通用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春王正月者一百有二是皆郊也魯皆助祭與於柴望之位雖諸侯不往而供事非之春秋不得而書也其改卜於丑寅者三十有三如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是也其越紼而行事者六僖公八年冬十二月惠王崩明年書春王正月此已卜郊不得因喪而輟事也文公八年秋



八月戊申襄王崩明年不郊書春毛伯來求金明魯之不供祀也成公五年冬十有一月巳酉定王崩明年書春王正月此巳上郊不得因喪而輟事也襄公元年秋九月乙酉簡王崩明年正月葬簡王可以不郊然猶且郊書春正月故越紼行事若靈王之先郊天而後葬王是也襄公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靈王崩明年書春王亦猶之惠王定王也然則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於鄭理不得郊而亦書春王何也曰巳上郊矣蒙難而不郊則猶之郊也且嫌於無王也故為之王焉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景王崩於是王室亂然猶謂不郊不足以定敬王故於明年而亦書王定公元年有春王而無正月天王得以郊祀於上魯不得以柴望於下故闕宗國之祀亦不得助天子之祭也故春王正月者郊祀頒朔受服祈穀高禘五者之所繇合

也郊祀者何郊於員丘祀於明堂也思文用於員丘我將用於明堂此春王之本也頒朔者何因元日而頒朔也立春或於丑月或於寅月故有春王二月春王三月頒朔受服畿內公侯之事也郊穀高禘或於丑月或於寅月三代之禮樂間用而兼奏周室所藉以冠冕天下有此空名也葵丘之年王喪未踰月如之何其郊也曰攝祀之禮自古而有也郊不得親其如不郊曰卜牛卜牲皆在三月之前禮已成矣禮不以父母之病缺祖父之養然則祖父父母為父母及服天為天子輟郊非義乎曰卑尊之序益不敢自謂子也詩曰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言不敢必之於天也不敢必之于天而猶致其精禋是春秋所以祖天而禘天王之義也

僖公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昭公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

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是兩疑義也襄王出居在於冬月則距正月四月之內典禮已備矣雖有伐鄭未為廢事未廢事而不遂事亦不廢王也且猶之陽月也疑其無陽月而陽之猶其疑無王事而王之也景土已崩悼王方卒子朝未替而敬王立立而見之於郊是劉單之智也郊義曰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郊不辟喪故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春

秋十三王唯五王即位而郊春秋無所褒貶亦謂空名在焉空名亦實事也王以事天為事侯以事王為事大夫以事君諸侯為事故曰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宣成襄昭奔走於盟王固有所正也黃池之會景伯謂矣宗祝致告不敢誣也黃池之會景伯謂吳人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若不會宗祝將曰吳實然乃舍之無其事而亦有其故也周之東遷大物未改諸侯即無事於天子周之掌故其忘之乎故天子主春王諸侯主正月春秋之義正天而不正王正郊而不正禘故王有不書崩葬而歲無不書春秋觀其大義繫可知矣

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

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是年冬惠王崩明年春王正月夏有蔡丘之會天王致胙於齊侯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且賜一級無下拜是年春則亦郊也齊不會郊而會于洮明年又不與郊而夏會于葵丘何也曰天子郊有畿內之公卿焉諸侯固不得而會也不得而會則曰有事何也曰太史所書郊賦之次將以告于郊社神祇則不得謂之無事云爾然則夏月有事於文武何也曰克商之年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偃武修文柴告祭望故周人之重夏祭所謂西隣之禴祭也然則周之柴告用庚戌而曰賈辛亥何也曰祀事之尚柔也後世蓋有用其明日者或曰周用其庚魯用其辛

僖二十有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

是歲己丑上下三年未有郊不書春王正月狩則可以郊矣而不郊何也天子蓋

喪河陽之地焉諸侯圍許則不知許田之為晉與為鄭與周與魯皆無所處也然則東周亦有藉田也與曰有於魯之有許田知周之有藉田也然則郊必耕藉田與曰厲幽而下傷之矣藉田之不耕益自宣王始也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陽瘡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青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王

卽齋官百官御事各卽其齋三日王乃淳  
 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  
 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蓋之  
 膳夫饗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敏從之王  
 耕一爓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  
 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  
 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欲太牢班嘗  
 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  
 稟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  
 則遍戒百姓紀饗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  
 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衆曰徇  
 農師一之饗正再之斥稷三之司空四之  
 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太史八之  
 宗伯九之王則大徇釋獲亦如之民用莫  
 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鑄不  
 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  
 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于農功三  
 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

財若是故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  
 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  
 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  
 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三十九年戰於千  
 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猶是終畝之事  
 然則庶人之有事何也曰猶是終畝之事  
 也公文文伯退朝其毋方績文伯曰以歎  
 之家而毋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  
 為不能事主乎其毋歎曰魯其亡乎使僮  
 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  
 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  
 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  
 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  
 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  
 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  
 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  
 入監九御使絜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

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巫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逃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故如敬姜可謂知所事矣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言自天子而下之皆有事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

則何勞也王通曰有之矣敢違天平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然則後之學者皆勞乎曰勞非天也人所事天者也事天者無窮通無顯晦終日孳孳死而後已夫死則可以不事矣若朱元晦呂伯恭其人也

小心章第十五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人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

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  
 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

以晉狐偃趙衰胥臣之賢也世謂之三仁  
 而聖門無稱焉何也謂其敢也敢者何也  
 目尚其事自尊其身所謂大心者也大心  
 則小德小德則不當於天命當襄王之在  
 汜也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  
 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  
 也繼文之業而宣信於諸侯今為可矣使  
 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  
 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  
 帝也公曰筮之對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

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  
 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  
 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  
 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黑城戊午晉侯  
 朝王王饗禮命之侑請隧弗許曰王章也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  
 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乎始啓南  
 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  
 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  
 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遂圍原命三  
 日之糧原不降則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  
 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  
 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  
 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漆為  
 溫大夫然則請隧何義也曰欲得王以歿也得王

以歿不幾於禫乎曰猶魯之用大路龍旂  
 也大路龍旂成王得以賜周公而襄王不  
 得以賜文公何也曰周公創制者也文公  
 非創制者也成王受之武王七年始封諸  
 侯為周室禮樂之宗襄王守府者也土地  
 不得以與人而况典章乎  
 初子頹之亂五年大夫奉王叔以伐惠王齊  
 桓公之立十一年矣猶未成霸也燕衛伐  
 周桓公敗之始得錫命猶未敢駕周之卿  
 士莊公二十一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  
 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處于櫟秋王與鄭  
 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  
 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  
 叔曰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  
 歌舞不倦樂既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不舉  
 而况奸王之位乎乃與虢叔約納王也明  
 年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  
 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

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  
 以東及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肆王與  
 之酒泉鄭伯享王王以后之輦鑑予之虢  
 公請罷王與之爵鄭伯遂怨王也原伯曰  
 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謂其備樂以享而  
 又生怨也以其亦將有咎謂其備樂以享而  
 內亂春秋猶不許其為君勿謚曰厲以齊  
 桓公之勤首救王室其為君勿謚曰厲以齊  
 受輦帶之贈名不得書於春秋而晉文公  
 之僞焉請隧何為也哉故晉文公猶之鄭  
 厲公也其築王宮于肆則取之虢叔也其  
 拜虎牢之略以為不足則亦取之厲公也  
 櫟汜相距未四十年鄭猶是鄭也而晉有  
 楚人之心焉故踐土河陽之事君子之所  
 深諱也其所深諱之者何謂其無周公舜  
 禹之德而有周公舜禹之心也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  
 圍徐以懼吳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

皮冠秦復 衮翠被豹舄 執鞭以出 僕析父  
從右尹子革 夕主見之 去冠被舍 鞭與之  
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與呂伋王孫牟燹父  
禽父並事康王 四國皆有分我 獨無有今  
吾使人於周 求鼎以爲分王 其與我乎對  
曰與君王哉 昔我先王熊繹 辟在荆山 篳  
路藍縷 以處草莽 跋涉山林 以事天子 唯  
是桃弧棘矢 以共禦王事 齊王舅也 晉及  
魯衛 王切躬服事 君王 將唯命是從 豈其愛  
周與 四國服事 君王 將唯命是從 豈其愛  
鼎 楚子曰 昔我皇祖 伯父昆吾 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 賴其田 而不我與 我若求之 其  
與我乎 對曰 昔與君王哉 周不愛鼎 鄭敢愛  
田 楚子曰 昔諸侯遠我 而畏晉 今我大城  
陳蔡 不羨賦 皆千乘子 與有勞焉 諸侯其  
畏我乎 對曰 畏君王哉 是四國者 專足畏  
也 又加之 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楚子入削  
圭 以爲鍼 秘析父謂子革曰 吾子 楚國之

望也 今與王言 如響 國其若何 子革曰 摩  
厲以須矣 楚子出復 語左史 倚相趨過 王  
曰 是良史也 子善視之 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 對曰 臣嘗問焉 昔穆王欲肆其  
心 周行天下 必皆有車轍馬跡焉 祭公謀  
父 作祈招之詩 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於  
祗宮 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 若問遠其焉能  
知之 楚子曰 子能乎 對曰 能其詩曰 祈招  
之愔愔 式昭德音 思我王度 式如玉 式如  
金 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 楚子揖而入  
饋 不食 寢不寐 數日 不能自克 以及於難  
夫 晉之三仁 則不及 誦子革之言 也 使其  
主 有君民之心 故敢有君民之心 則必有  
無民之心 有無民之心 則必有無君之心  
矣 晉之藥書 宋之向戌 魯之季孫 斯亦皆  
自謂有庇民之德也 而卒至於無君者 其  
恭儉不足 以役仁 其信讓不足 以役禮 侈  
心 而不畏義 有求而必得 於上 職此故也



李密問王霸之略王通曰不以天下易一物之命遼東之役王通嘆曰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辭吾知始大夫伯益之讚禹不如舜之讚禹也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之告臯陶則猶未足以及此也然則韓魏公之不許裴度何也曰謂其猶有自是之心焉

便人章第十六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尊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

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為便人

然則春秋亦與楚子審乎曰無與之也四伐陳鄭八伐宋三殺其大夫公子側公子辛公子壬夫春秋皆不去其官與其公子則是春秋不與楚子也楚既稱子則不稱大夫公子而皆大夫公子之則是不與楚子也鄢陵之戰敗績稱師而直曰楚子故春秋無與楚子者也然則楚子審之卒無以異於旅昭居者何也曰麋鹿之死莫之能正則亦各從其國也然則處之稱靈而共不稱靈何也曰有所取之也楚子審以殺三大夫之故恐對於其臣庶及病革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

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禩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踰時楚子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諡之共大夫從之故公子貞則可謂處厚也楚子再置陳鄭以屬於晉蕭魚之會卒以讓晉不復爭鄭是亦楚之合主也殺三大夫而莫之敢怨是猶在莊昭之間也夫使季孫為之而能如此乎

襄公 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定公 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闕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

子恐之後必或耻之季孫又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謚曰昭從世次也夫季孫意如不為僂人者矣逐其君殺其子別其墓而又欲加之惡謚也是為僂人者乎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甚矣史墨之妄也昭公之過易辭也季氏使公五紬於晉而自大其事自尚其功用人於亳社祈禱於煬宮屏叔孫婁而不聽棄子家羈而不用也夫意如其能賢於后稷乎后稷不能以一手足而享思文季孫欲以一手足

而蔑周公其得死於魯國幸矣然則春秋  
之不與子家鞫何也曰是非正卿也其出  
而不反亦有不足焉其視衛甯俞亦猶一  
手足之然也房元齡問正王庇民於王通  
王通曰非汝所及也守爾恭執爾慎其庶  
可以從政也三代而下名浮于行者多矣  
趙文子臧文仲之稱文也晉平公季平子  
之稱平也夫有行浮於名者其唯展季乎  
節以壹惠而有所不盡也君子自卑而  
敬尊之其柳下惠之謂乎

尊親章第十七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  
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  
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

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  
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  
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  
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  
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  
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夫子之言其為鄭子產乎惠者仁之施也  
愛者仁之質也夫子曰人謂子產不仁吾  
不信也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  
叔曰吾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然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

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  
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  
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  
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  
勞止汙可少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  
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武遏寇虐慘  
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寧邇以定我王  
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  
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  
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夫子產之論  
寬猛有如夫子之論凱弟論水火有如夫  
子之論尊親者乎尊親之道極於父母而  
顯於天地微於神鬼故如夫子之論子產  
亦有所未望也

子產之爲政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  
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

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于焉弗  
許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將奔晉子皮止  
之乃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  
伯有死於羊肆子產枕其股而哭歛而殯  
諸市簡公之葬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  
則朝而塋弗毀則日中而塋請毀之以便  
諸侯之賓子產曰賓來會葬豈憚日中遂  
弗毀也駟偃娶晉生絲翦偃卒父兄立乞  
子產以爲弗順弗許亦弗止晉人來問駟  
乞之立乞欲逃弗遣請龜以卜亦弗許對  
客曰鄭國不天二三臣札瘥天昏又喪我  
先大夫偃其子弱一二父兄懼墜宗王私  
謀而立長寡君實不敢知其誰知之平丘  
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二三臣卽  
世者晉制其位則是縣鄙也何國之爲謝  
晉人而去之故焚載書以定衆賂伯石以  
要成不察察於辨治是子產之寬也  
公孫黑與公孫楚爭室楚執戈而逐之黑

傷子產執楚而數之曰君在國女用兵不  
 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  
 女嬖大夫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  
 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乃放游楚於  
 吳已而黑復作亂疾作不果子產亟使入  
 數之曰爾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  
 爾罪一也昆季爭室爾罪二也薰隧之盟  
 汝矯君位爾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于  
 皆乃死作刑書叔向以為不順貽書止之  
 子產不聽曰吾以救世也作丘賦國人譏  
 之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  
 以之為善者不改其度乃有濟也詩曰禮  
 義不僭何郵於人言是子產之嚴也子產  
 以寬則不毀鄉校以師眾謗以嚴則不改  
 丘賦而輟刑書以寬則賂伯石而郵豐卷  
 以嚴則放子南而殺子皙夫各有其道也  
 子產從政三月輿人歌之曰取我衣冠而  
 縗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三年政成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其誰嗣之  
 故子產者民之母也非獨民母亦民之父  
 也王通曰為政者先德而後刑其民勸以  
 怨先刑而後德其民詐以怨然則後之君  
 子其足以爽於此乎曰周敦頤程顥陸九  
 淵張栻真德秀魏了翁之徒皆嘗從事於  
 此矣

民敝章第十八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  
 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  
 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

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  
 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於親而不  
 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  
 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  
 神而賞罰刑罰窮矣

命者天也天者易簡之宗也神不及天鬼  
 不及神天道至於鬼神而繁矣禮不及神  
 施不及鬼人道至於禮施而縻矣故繇天  
 命而有鬼神繇鬼神而有禮施質文相推  
 聖人不得而知也繇精禋而有祭祀繇祭  
 祖而有會盟聖人亦不知其所至而至矣

王通曰有祀有祭有饗三者不同聖人所以  
 接三才之奧也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  
 中而三才備矣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  
 心者非他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  
 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  
 諸已也己者非他盡性者也故卒歸之人  
 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  
 至哉地祇百物生焉示之以形斯其義也  
 形者非他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王  
 通則知其源矣不知其委也凡禮皆始於  
 天命中於鬼神而終於人事之有會盟循  
 禮之必有春王之春王之必有正月也五  
 帝之貴郊社三王之貴宗禘五霸之貴壇  
 壝去人愈近則去禮愈遠不至於極敝未  
 有能反者故春秋所以指敝而知反也齊桓  
 之道近於夏八會九盟四用兵車不舉期日  
 親而不尊其敝也燠而愚僑而野樸而不

文晉文之道近於殷一會兩盟皆以兵車  
 有戰有伐尊而不親其敝也蕩而不靜勝  
 而無耻晉悼之道近於周三盟十五會有  
 侵有救或叛或服親而不尊其敝也利而  
 巧文而不慙賊而蔽故曰召陵葵丘未瀆  
 詞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踐土  
 河陽未瀆禮而求備於民虛打彭城戚雞  
 澤鄆邢丘戲虎牢亳北強民未瀆神而賞  
 爵刑罰窮矣然則踐上河陽皆已瀆禮而  
 曰未瀆禮何也曰是猶有築宮錫命稽首  
 拜賜之禮焉過此則已矣無復有舉之者  
 矣虛打彭城之強民未瀆神何也虛打救  
 宋而宋辭諸侯以圍彭城彭城之師齊人  
 不會而質太子光是強民而未瀆神也戚  
 強民再會而城鄭雞澤瀆神再盟於袁僑  
 鄆陳侯而卒鄭伯邢丘改命而戲改載  
 書至於改命載書則刑賞俱窮矣虎牢之  
 役諸侯不進亳北之盟鄭人兩來故未瀆

神而強民賞爵刑罰俱窮者晉悼公是也

成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

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楚人之伐宋也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  
 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乃出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楚  
 師還宋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  
 真諸匏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以為討二月  
 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圍宋彭城何也為宋  
 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又曰不以

彭城與楚也自召陵而下未有義舉於此者也而曰強民何也於其乞師而知之魯有成公之喪而士魴乞師不曰來弔乞師於魯則弔乞師於齊齊不至而質其世子故曰強民也於是夏遂伐鄭敗鄭師於洧上晉悼之霸則於是始也

襄公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

城虎牢

罃以鄢陵之戰楚子集矢也不肯叛楚荀罃謀于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圍

鄭知武子從之知武子以齊人未從滕薛小邾不至皆為齊故將請於齊以觀齊志曰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崔子聞之乃以滕薛小邾之大夫再會于戚遂城虎牢一歲再會皆未成盟也故曰強民而未瀆乎神

襄公三年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

城虎牢而鄭服晉將修吳好以告於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彤外六月巳未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吳子以道遠不至然書同盟者何晉以單子在會



請於齊吳將大其事同弊王室而陳人後  
至與大夫盟不及公侯禮也穀梁子曰及  
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  
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私與盟是大夫  
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是則未  
為失正也大夫不敢盟公侯而後與於大  
夫悼公出於周與單子交單子始會而弊  
王室鄭陳新服齊侯雖不至而世子光在  
自襄靈景厲之盟未有盛於此者也然已  
強民矣瀆神矣居賞亦窮矣是周道之衰  
也然則周道亦至於春秋乎曰天王猶在  
何為不至於春秋也

襄公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侯于善道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子

戚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

于相十四年季孫宿叔老及諸侯大夫會

雞澤之盟將會吳而吳不至於是為善道

為戚為相以要之要之者何謂內吳而外

楚也楚之所畏者吳耳使吳得志於楚亦

必不降心於諸姬戚之會進而稱人相之

會則猶然吳也穀梁子曰會而又會外之  
也既已會之而又外之則必不足以服吳  
吳不以王子而蹈諸夏則必以爵賞窮晉矣  
諸侯故以禮施要吳則必以爵賞窮晉矣  
是為要吳者之過也然則吳不待要如何  
不待要則必質之於命襄之於禮參之於

鬼神命以鎮之禮以正之鬼神以申之未有不本三者而能無敝者也然則三代之教本於三者而皆有敝者何也曰天不勝人命不勝欲要鬼神而讓功利者眾也

襄公

五年冬戊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

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陳侯逃歸

是皆勤陳也諸侯之果於棄蔡不果於棄陳何也曰為袁僑之會也袁僑偏於于辛而楚殺于辛是楚之義也子囊為政必復討陳陳必歸楚也故范宣子欲遂舍陳然

舍陳則必舍鄭舍鄭則無為貴諸侯之會矣故諸夏之強民無有甚於爭陳與鄭者也鄆之會鄭伯弑而陳侯逃弑不能討而逃不能復則天窮於命而神窮於教故撓天與神者其唯人也上無天王下無方伯積漸之勢為鬼不復故諸侯之失其宗廟社稷者眾也然則悼公不為方伯乎曰未有一天王之命未有一天王之命以自為方伯則亦猶之吳楚之自雄也固宜乎吳楚之有不服也然則有王命足以服吳楚乎曰不服吳楚亦有以服乎春秋春秋者本天而申命者也

襄公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是皆勤鄭也勤鄭而強民則必瀆神矣戲之盟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民人不獲享其士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

而邊既而楚子又伐鄭子駢將及楚下子孔子驕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駢子展曰吾盟固云唯疆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同盟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同盟于中分明年秋晉師來伐師于牛首城虎牢而戌之城梧及制鄭復從晉楚師救鄭晉師將還鄭復從楚也明年晉復伐鄭為亳北之盟亳城北之盟仗大義要明神質於七姓十二國之祖曰有叛者明神極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晉師既歸楚人將以秦師伐鄭鄭復從楚也蓋自戲之盟三友三復矣鄭以唯疆是從不顧盟誓又侵蔡伐宋以觀晉楚之強弱是溱洧所謂且觀也晉室方強政令未衰施舍聚貸國無滯積亦無因人楚之諸臣亦謂方今之時不能與晉爭鄭明年乃為蕭魚之師

鄭於是服晉不復從楚也晉雖勝楚而強  
 民瀆神賞爵刑罰無不窮者故謂強民而  
 不瀆神賞爵刑罰窮者蓋猶當踐土河陽  
 之事雞澤戲亳北猶未足以與於此也  
 然則晉平公不足以與於此乎口晉平公  
 何譏焉春秋三際一霸一侯一亂一戰  
 與狄救齊而霸業更端諸侯受之北林之  
 師魯作三軍而霸業遂絕大夫受之正霸  
 不及晉文雜霸不及晉平故自蕭魚而下  
 君子所不論矣諸侯之同圍齊春秋之所  
 惡也祝柯之盟曰大毋侵小而反端於邾  
 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商任沙隨皆錮樂氏  
 夷儀再舉終之以賂舍莒而亂夏盟再止  
 我公故平公之會春秋所不稱也城杞之  
 師為并夏肆澶淵再會失信於宋故會盟  
 之道至於昭公元年而終矣亂於申潰於  
 厭憖陵夷於平丘游魂於黃父至於鄆陵  
 愴而窮矣非其求備而窮其天人所會鬼

神禮施與之俱窮也然則殷道求備於民  
 其民之弊蕩而不靜勝而無耻陵遲五六  
 百年淫威白馬文五六百年霸於東國襄  
 公茲父徵盟於桓文之問景公頭曼取曹  
 於春秋之末攷其遺澤倍於周室何也曰  
 霸者王之餘也殷室盛王賢聖屢作當帝  
 乙之世天下未虧武王以一戰克之商土  
 餘黎七年未靖至於戰國之末猶且稱上  
 者三四十年是微子之澤也夏道早衰少  
 康之時肇有羿浞迨於未造韋顧昆吾相  
 遞為霸周人猶且存之至于三四百年故  
 二恪之餘或公或子夫非周德尊禮尚施  
 而能如此乎  
 然則周歷之盛遠不及殷及其衰也微不  
 及夏其為賞爵刑罰之窮乎曰井田封建  
 刑賞託於諸侯以霸王刑賞託於盟主  
 自諸侯而大夫自大夫而家臣積漸所繇  
 匪伊朝夕踐土執曹伯以諸侯而討諸侯

翟泉執仲幾以大夫而討大夫然皆聲以  
王室歸於京師故黃父臯黜文武之澤猶  
有存焉亦井田封建之力也王通曰民無  
定主而責之以忠國無定民而責之以化  
雖曰能之末繇也巳唐太宗曰不井田不  
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然則使唐宗爲主王通爲相周公之道其  
可行乎曰使其臣王相信各三十年房杜  
王魏夏十數人立於朝宁猶或可行也然  
而井田封建肉刑此三者非春秋之所貴  
也春秋書取田歸田者六書滅入取降者  
大小八十書闢弑君者一其意皆不在於  
三者也然則周公何意春秋何義與曰周  
公之意尊尊而親親賢賢而齒齒春秋之  
義質質而文文忠忠而恕恕是八者何謂  
也曰春秋之謂也春秋之霸無定尊尊王  
者貴石尚歸服猶稱天王渠糾來聘王不  
去天繻葛之戰不與負戎同譏魚門之胄

不與乾時俱耻此四者所以尊尊而親親  
也與者稱字賤者稱人宋先於陳衛絀於  
蔡此四者所以賢賢而齒齒也繇是而推  
尊親賢齒皆有其質質者本忠歸賙求博  
求金求車觀魚觀社取郛取防成亂納鼎  
丹楹刺桷用幣用牲乞師取穀告月朝庶  
至河乃復此數者皆無所用文無所用文  
以著其忠繇是而推尊親賢齒皆有其文  
文者本恕六羽言初易徬言假築館云外  
救紀稱次盟蔭平讐公薨不地內諱及喪  
越禮用致圍宋離楚從符朝王逆祀稱躋  
弑赤稱子平州諱田黑壤諱賂去籥之卹  
仲遂至笙之寬歸父楊橋之質楚師蟲牢  
之喪天子如晉而不葬晉侯伐秦而先言  
王國陽穀之不及文若歸齊沙隨之不見  
辭深咎晉大雩之逐季氏從祀之歿陽虎  
陳蔡之復國不繫於楚邱費之墮城不繫  
於公胡頓之滅不責召陵謹闡之歸如哀

曹伯凡此數者皆不徒用質不徒用質以致其怨故怨怨而忠忠文文而質質此四者春秋所以著尊親之道垂賢齒之教也用文之極至於天王符于河陽用質之極至於天王殺其弟佖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用怨之極至於蔡衛陳人從王伐鄭故春秋者三統之所合建也禹湯文武之所受其繩準也然則春秋無五帝之道乎曰何為其無之也春秋之道非故則不書曰非罪則不書人非斥則不書名故有名不如無名有人不如無人

門人商應椿較刊

表記集傳下卷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寡怨章第十九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王通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其道甚濶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必也周公乎曲而當和而怨是則周公之制尚於虞夏也而夫子以為不勝其敝何也曰

易尚質者也書尚文者也詩尚文者也春  
 秋尚質者也周公以易之質扶書之文仲  
 尼以詩之文扶春秋之質然而詩書皆質  
 易春秋皆文至於周禮而詳矣詳而後敝  
 生焉故春秋之敝不如乘擡沉之敝乘擡  
 沉之敝不如於國寶書之敝也胡安國曰  
 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作春秋以  
 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  
 之顛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午而書同盟  
 僖公名申而書戊申襄公名午而書陳侯  
 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顛所以致其質  
 也繇是而推左氏之放春秋則猶從質者  
 也晉以僖侯而廢司徒宋以武公而廢司  
 空魯以獻武而廢具敖是於國之文也桓  
 公之名不廢軌物文公之名不廢廢與哀  
 公之名不廢凡蔣成公之名不廢鄭公子  
 是左氏之質也故文質者天之所命非人  
 之所命也舍天而從人以人而命天則怨

公文

爭交起而文質皆敝矣然則春秋之文孰  
 勝者乎曰魯也晉也鄭也鄭小而國窳文  
 其人巧而不慚賴其文以存於晉楚之間  
 後春秋而滅者百有二年晉大而國窳文  
 其人勝而不靜文散於下質滅於上故終  
 春秋之世而三晉遂分  
 晉室之文也其始於公子之賦河水乎文  
 公之初在秦秦伯享之使子犯從子犯曰  
 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於是衰從公  
 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  
 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故晉  
 室之興文則自此始也春秋之盛其文者  
 有晉趙文子其質者有衛甯武子

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  
 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

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  
 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  
 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盟  
 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  
 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于大禮以  
 自取戾美哉甯武子之質也其後襄公四  
 年叔孫豹如晉報智武子之聘晉侯享之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出於甯武子也武  
 子質而穆叔文然晉人改歌而魯不改歌  
 則甚矣魯之質也  
 襄公二十六年以孫林父之訴晉人將討  
 衛侯齊侯鄭伯為衛請如晉晉侯兼享之  
 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  
 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  
 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  
 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  
 明德於諸侯恤其惠而補其闕正其違而

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  
 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  
 衛罪使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  
 將仲子今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  
 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故國弱  
 子展可謂質而文矣質而不野文不瀆辭  
 繇其道也可以寡怨  
 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  
 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  
 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率君賦武  
 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  
 哉民之主也抑武也足以當之伯有賦  
 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  
 西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  
 桑趙孟曰我請受其率章子太叔賦蟋蟀趙  
 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



賦桑扈趙孟曰匪紆匪敖福將焉往若保  
 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  
 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  
 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  
 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  
 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  
 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  
 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當趙孟之適楚也子木與之言不能對使  
 叔向相之與于木言子木亦不能對也叔  
 向能文於趙孟乎故趙孟之稱文則能用  
 叔向之故也  
 昭公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  
 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  
 賦匏葉于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  
 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  
 夫入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  
 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冢宰矣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  
 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  
 小國為繫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子皮賦野有苑麇之卒車趙孟賦棠棣且  
 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  
 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  
 免於矣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華盛而本哀趙孟以自醺也故晉之諸卿  
 未有如趙孟之文者也而猶屈於子木蓋  
 亦趙衰之讓也讓者文之質也

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禮也觀書於太史  
 氏見易象與魯春秋二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所以王也公享之  
 李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  
 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色寡君有望矣武  
 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

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  
 忘角弓遂賦其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  
 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旗子彊皆  
 以為不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  
 子賦淇澳宣子答以木瓜故如韓宣子亦  
 可謂文矣文而有質譬之鑑也故足以知  
 人季武子賦縣之卒章奚取之乎  
 韓宣子聘於鄭將行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  
 子蠶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  
 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  
 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  
 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子之言是不  
 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  
 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  
 二三君子以君命起賦不出鄭志皆呢  
 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

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夫宣子之  
 敏不如趙孟之敬也宣子之易干不如趙  
 孟之情也惜乎魯二三子未有如鄭大夫  
 之文者也穆姜之賦綠衣以替伯姬敬姜  
 之賦綠衣以替公父文伯故文猶火也君  
 子之所慎也天道本文而地道本質禮樂  
 之務猶之綠絲君夫人之所不治也然則  
 丙吉魏相足以與於此乎曰虞夏殷周邈  
 不可知商漢之盛人才文質益有過於韓  
 起趙武者矣兒寬于定國卓茂魯恭田叔  
 孟舒宋宏第五倫亦皆足與於此也然其  
 禮樂遠矣已天而不人已尊而不親賞爵  
 刑罰不窮而敝夫以虞夏殷周為皆不如  
 秦也是將殷周漢而虞夏秦者乎王通曰  
 人不里居地不井授雖舜禹不能理也又  
 曰無定主而責以忠無定民而責以化雖  
 欲從之未繇也矣  
 然則後之君子亦有與於文質之事者乎

曰郊祀樂律宗法三者漢宋所聚訟也神所不定質於人人所不定質於天觀天地之形象以定郊祀考權量之輕重以定樂律本子父之性情以定宗法文者以文質者以質忠者以忠一王所制聖不更憲何蹟之循乎然則韓琦歐陽修足與於此者乎曰是亦足與於此也然則修之負謗何也曰修猶近於質也其訾易繫詆王通酌濮議皆質也古之為禮者始於易簡陶匏藁秸以祀天地雖太古之帝有行之今之為禮者集數代之聖賢分議合說而不得其故古之為樂者始於功歌詠歎舞蹈雖太蒙之民有行之今之為樂者集百代之金石議高議下而不得其故故道自質而趨忠自忠而趨文物自神而趨人自人而趨鬼不考其性情溯其本始以賞爵刑罰教諫辨論可以為治者亦韓琦歐陽修之所不為也邵雍曰昊天四府者時也聖

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天以時為質聖人以經為文詩以文春秋以質書以文易以質春秋之用三正易書詩之所從始也

虞帝德章第二十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耻費輕寶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

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春秋其有間然於湯武乎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其惜怛忠利尊親敬愛安威禮惠亦猶之虞夏也而當時之君子則有或信或否者矣故君子者帝王之考道也臯陶之教以三德有家六德有邦上下相師九德成事至於殷周而衰矣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舜管仲隰朋趙衰狐偃則或未之能也尹廼盤說太召畢散其或能之乎故觀其小人以知其君子觀其君子以知其主德觀伊周而知湯武觀管趙而知桓文觀荀范而知景悼或曰三王之臣不及其君五霸之君不及其臣五帝之治君臣同德夫亦其天也君健而臣順未之有亂也夫深於皇帝王霸王霸之治者其唯邵雍乎其言曰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

三王同象而異教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固為者無為也故能廣大有者非不有也固為者有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為者其唯三皇乎聖人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止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化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重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無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人猶有貪鄙之心焉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焉而况天下乎能知天下為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聖人有言曰垂



則皇帝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詩書春秋  
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  
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  
益盡而心跡判體用分心與迹聖人  
之事業於是乎備矣皇曰正命曰三因者  
也帝曰受命因而革者也王曰改命革而  
因者也霸曰攝命革而不革者也  
一也世之事業也革而不革者也  
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  
之事業也可以因而則可以革則革者無  
世之事業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  
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必致而後知仲尼之所  
為仲尼捨天地將受之焉堯夫之為堯夫  
捨微白三代而後堯夫之為堯夫夫有為  
之學者則可以與於虞帝之德者矣詩曰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堯夫覺者也  
君臣無有一事進於虛夏者  
無之也宋宣公讓國於弟穆公

公隱 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子曰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  
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  
若愛女以為宗廟社稷主則與夷不若女  
蓋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  
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  
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所為納國乎  
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逐君  
之二子將致國乎臣此非先君之意也且  
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  
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

國乎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既宣公爲  
之也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  
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宣公之義則未爲義  
也以爲梯禍則禍不自宣公夫宣公之與  
穆公皆勇於隱公也穆公受於宣公十年  
而卒塲公受於穆公九年而弑是皆過於  
周公之年夫宋之穆塲其能賢於周公乎  
穆塲不能賢於周公隱公不能賢於穆塲  
故禪受之義非虞帝莫之能講也後有作  
者雖周公亦可以不講矣而曰禪受禪受  
者穆塲之罪人也  
及莊公立兩世而爲桓公桓公疾太子茲  
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請立之公命子魚  
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  
且不順乃立襄公襄公欲亟圖霸子魚數  
諫不聽卒以敗死國人欲立子魚子魚不  
受也故如春秋之世有宋子魚曹子臧矣  
子札此三子者所謂有虞氏之民也

僖公

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而曰邢遷  
於夷儀猶邢自遷之也二年爲衛城楚丘  
而曰城楚丘猶我自城之也夫以我城衛  
有異於齊之城衛與衛之自城者乎故曰  
衛國忘亡邢遷如歸方狄之初滅衛也衛  
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以其勝之  
民爲五千入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  
所爲賦載馳也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  
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歸公乘馬祭服  
五稱牛羊豕狗雞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  
魚軒重錦三十兩其與邢則亦如此矣衛  
文公始立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詩所賦定  
之方中也而卒以滅邢見黜于春秋生書

其名以比夫穀伯綏鄧侯吾離者明夫邢  
 衛之思桓公也桓公生而並郵其難取於  
 狄人而與之桓公未七載而滅於共難  
 之國故邢人之思桓公甚於衛人之思桓  
 公也然則春秋不罪齊之專封乎曰衛侯  
 也邢亦侯也天子不能救而方伯救之救  
 而城之齊魯之城衛猶齊魯之自城也裁  
 而築之何專封之有然則與其救邢衛何  
 如滅狄曰狄之未易滅也與狄為難則中  
 國多事衣裳之會不勝鱗介桓公方思所  
 以柔之干羽兩階則猶未有方也夫以四  
 國伐齊之時而狄能救齊則齊之不能滅  
 狄明矣然則狄霸乎曰狄欲霸春秋不與  
 狄以霸故桓公不與狄爭霸不與狄爭霸  
 亦不與晉楚爭王故桓公者富而有禮惠  
 而能散亦所謂有虞氏之民也  
 然則宋襄公之愿也不謂之有虞之民與  
 曰宋襄公許也何愿之有以謂倣仁而動

倣義而止可以謏聞可以動眾身雖見執  
 而可要文王之譽故正之餘譎猶愿之餘  
 詐也  
 然則易書詩春秋與皇帝王霸相為循環  
 乎曰五德遍嬪是安可齊也帝前無皇霸  
 後有狄天下亂多而治少人才醇少而雜  
 多自春秋距今二千四百年戰國戎狄之  
 治過半約以春秋三際兩倍為周以稽世  
 運王者霸國戎狄相錯為治率二千一百  
 餘年而治亂六分身獸聖賢暴君王者霸  
 國戎狄兩際三舉率四千三百八十餘年  
 後有作者其當身獸龍蛇之後乎以鳥獸  
 龍蛇而嬪聖賢猶以暴君而嬪王者霸國  
 而嬪戎狄也元黃反晉以為冰霜不遠之  
 後其龍必潛後有作者虞帝其不可及矣

成信章第二十一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  
 不誣其受罪益寡

夫是謂虞帝所御臣者乎虞書曰敷納以  
 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  
 應以聖人爲治而責言於臣若此之嚴也  
 使人不敢不讓不敢不敬則近於操術者  
 也然以言知人與人課功非術也道也先  
 資成信上有所責下有所死非非法也義也  
 鯀自謂治水不能治水其工自謂治土不  
 能治土故上罪其臣臣不敢辭君殺其父  
 子不敢怨無是道也則無以化亦無以教  
 亦無以勸以率也故以教化勸率爲術者  
 非獨春秋用之易詩書皆用之也故寡罪  
 而不誣亦有虞氏之教也

管仲之資信於桓公也曰我先王昭王穆  
 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察比較民  
 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或權以相應比  
 綴以度博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  
 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故曰參其國伍  
 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  
 用其六柄成民之事者使士農工商各安  
 其心各習其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定民之  
 居者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軍  
 士之鄉十五公率五鄉焉國子率五鄉焉  
 高子率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正月  
 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之得其賢者謂之  
 三選察其隱蔽謂之五罪乃作內政而寄  
 軍令相地哀征而得邦賦輕過謫贖以作  
 甲兵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  
 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  
 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  
 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

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勸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有終歲之議而皆有終歲之功卒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飢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乘晝戰日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莫之能禦是管仲所獻於桓公桓公所信於管仲者也

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

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乎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其於是不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故古人之不輕用其民也亦不輕用其君度其信成而後言之言則必行之未有以言嘗其君使君責其言者使言嘗其君而君責其言則其言亦不足以信罪亦不足以及死是管仲孤偃之所不為也然則鄧禹耿弇諸葛亮王猛皆足以與於此乎曰姚崇李泌亦足以與於此也士不欺其君不欺其心程慮而圖之量才而乘之百里之牛馳六十千里之馬走三百慮帝半王慮王半霸雖有山谿雷雨不阻之矣然則後之君子其足以與於此乎曰范

景仁張子厚與之共事約其終始則循足以成信也慮定而發審括而持之不為難變質不以初終改度者其富鄭公李忠定乎言可以成其身身可以死其言

望受章第二十二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

曰不家食吉

利者天下之事祿者一家之務也利天下而懷其家仁者不為也利一家而不利天下義者不為也以一家之言利一家則君子不為也易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涉川履危家食即安辭安即危君子之所畏也而大

人猶或為之故大人之祿食天下小人之祿食一家晉文公之適齊也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一十乘將死於齊而巳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

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此管仲所以綱紀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故如晉公子可與涉川者矣以二十乘食於齊國豈復能以九諸侯食於天下乎故一家之言一家之食君子有所不為也

藥武子既殺厲公荀瑩與士魴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於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

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繇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于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故如晉悼公則可謂大言入望大利小言入望小利者矣可謂不以小言受大祿大言受小祿者矣

鄆陵之戰晉伐鄭荆救之藥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藥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

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蓋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而勝。荆與鄭。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歛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也。產害將大。盡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國有大耻。三我任國。政不損。晉耻。又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既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咲也。盍始以違蠻夷為耻乎。如范文子者。可謂小言入。則去小害。大言入。則去大害者矣。可謂不以小利易大祿。不以大利

易小祿者矣。故利祿者。既害之門也。不可不慎也。欒郤之言。刊於家。而害於國。國之不食家。亦無利焉。是大畜所反。首而為无妄也。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奄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

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  
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湼因羿室生澆及  
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  
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  
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湼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繇是  
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  
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  
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  
其國卹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  
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  
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  
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  
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  
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  
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勒  
甲兵不頓四也鑿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通安五也君其歸之公訖使魏絳盟于  
乃修民事田獵以時率撫戎狄以正諸華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是魏絳之言小人則  
小利大入則大利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  
大言受小祿則蕭魚之會金石在懸是也  
晏子之宅近市而湫隘景公命夏之辭曰  
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處之於臣多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  
煩里尹公笑曰子西也下識貴賤乎對曰既  
利之致不識乎公曰西也下識貴賤乎對曰既  
驚踊者對曰誦貴賤景公於是省於刑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  
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砥亂庶幾已矣是  
子之以小言得大利者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以治也夫在面也  
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  
求利之也吾子愛人以政猶未能操万面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  
焉官大邑身所庇也而使學者裝焉其  
為美錦不已多乎僑聞學而後政未  
政學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獲禽否  
獻是懼何暇思獲于於鄭國棟也棟折  
崩雲將壓焉敢不盡言子皮曰善哉虎  
君子務知其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其小者  
近者我小人也天所不在身吾知慎之大官  
大邑所庇身也遠則不知故如子皮子  
產可謂利當其言言當其祿者矣  
下邑之夜董安于多遺子賞之薛固賞  
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事軍營為名命補  
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事志反臣之壯也  
者其股肱以從司馬青世不產及臣之長  
也端委鞞帶以隨等人民無貳心今臣一  
旦為在疾而曰必賞女是以任疾賞也不  
知亡趨而出乃釋之道安于其通於六畜  
死矣之意者乎死安不避非禍大畜不

私福

秦后子出晉其車下乘楚子下仕晉其車  
五乘叔嚮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  
子之秩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  
夫一卒之田二公子者上大夫也一卒可  
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鉤之也對  
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  
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  
韋藩木健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能金  
王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助而無尋  
尺之祿無大績於民也且秦楚匹也若河  
其回於富也叔嚮其通於敷奏明試之義  
者乎敷奏者必以言明試者必以功以言  
課功以功課庸故下不苟言而上無僭祿  
邵雍曰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  
恐其不多也及其敗也唯恐其不寡矣故  
賄與竊一物而兩名利與害故也竊人之  
美謂之微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

其敗也唯恐其多矣故譽與毀一事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君子不以名喪實不以利賈害故名利之間君子之家食不存焉君子者相其時宜使天下食利焉者也然則後之君子孰足以與於此乎曰楊簡蓄澤之倫足以與於此也曰是家食者也而與於此何也曰是家食而不食於家食於家則以言行而市利祿者矣

式穀章第二十三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

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下達則為利尚辭則為名非人則為情利名情三者正直之所不與也御堯夫曰名者實之客也利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又

曰人所謂才有利有害何也曰正不正之別也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其身才之不正利乎身而害乎人故曰神者正直之謂也然則正直者無有餘不足乎曰正直則中中則大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然則大壯為天地之情何也曰盛陽也需動於上天行於下物生其間莫之敢私故為利而事其君為名而于其上為私而比其及三者鬼神之所黜也魏絳為利而奉其上子產為辭而保其國叔向非類而全其身夫非正直而能如此乎然則春秋然國殺其大夫者三十有六夫皆為不正直而敗者乎曰春秋不執行人不殺大夫其也夫固有名其罪正其辭者矣而春秋不去其官不書其事則鬼神所聽亦有緩死也然則奔放之故亦率坐此乎曰世亂矣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居者不必穀行者不



必籥聖人所戒蓋謂有位者也有位者入告宗社出就盟約唯利是視唯辭是尚徂僧是交僕隸是親蓋多有君子所不為者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泝泝言其雜也夫不雜而安以為霸不霸不狄安有諸侯故春秋於此亦不得不恕也

公停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左氏曰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曹地而取之取不義也以諸侯而分諸侯之田且出同姓故諱之而愈章然則公子遂取之乎曰臧文仲取之臧文仲取之而公子遂拜之何也曰皆下達者也上達者如何曰是文之

昭也唯不修禮以來其田吾其知戒矣社稷之誼從於天王封疆之義從於大國曹不失田而魯不失義夫為晉者亦可以自達矣

公宣 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賂也夫為會平州故賂也會賂之輕於立賂者與以賂立又以賂之也平州之會則循之羔雁也使宣公藉齊則惠公必藉魯曰是為兄弟而與之猶為人而取田何也曰是為兄弟而與之猶為兄弟而反之也然則是為下達者與為辭者與曰非其人而自也襄仲之於敬嬴敬嬴之於宣公宣公之於齊惠公皆弗可自

也然則齊惠公亦為不義與曰彼已之稱亦有納竹中之心

成

二年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

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

曹公子晉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斷道之盟不為郤克也鞏之戰則為郤克也斷道之盟同為外楚一變而同伐齊以

一咲之怨三年兩君矣而驅四卿從之不

可以已乎且是無辭也

憤兵則得矣相當矣工一師方敗於貿戎奠

之討也而相尋於甥舅之國是王室之所

惡也故胥間之尚辭也

下達未有過於此者也

首也詩曰毋教孫升木

為戎首其附塗者矣

如塗塗附魯即不

故鞏之戰魯其戎

之相自憤師之

故鞏之戰魯其戎

之相自憤師之

故鞏之戰魯其戎

